

书里事梦里事无非亲身事 笔中人园中人尽皆心上人

► 10版·文艺百家

以多样性、差异化 破解题材雷同和艺术平庸

► 11版·影视

“因为不知道花儿都在说些什么” ——纪念法国作家乔治·桑诞辰220周年

► 12版·经典重读

爽感应是网络文学价值和意义的载体

杧椽

网络文学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愈演愈烈，大众沉浸于精彩的故事中，文学界以之为话题的讨论也日趋热烈。但在资本和媒介力量的叠压下，网络文学的文学属性被层层遮蔽，使之几乎蜕变为一种日用消费品。

中国社科院《2023年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发布后，多家媒体的报道使用了诸如“网络文学市场价值突破400亿元”之类的标题，客观上将社会的关注点导向了其商业价值。与此同时，制造“爽点”、追求爽感和快感的“爽文”机制成为网络文学基本的叙事伦理，使读者感到“爽”、供大众消遣娱乐似乎成了终极目的。

这些现象与网络文学的“文学”名头并不一致。将其看作用来赚钱的产业和只供读者休闲消费的种种说法，构成了一种关于网络文学身份和社会形象的叙事陷阱。但这种叙事并非全是“他者”制造的，很多时候来自网络文学界的自我认知——不得不说，对网络文学的价值评判，流量和产值是重要砝码。

实际上，网络文学固然是泛娱乐产业的“大IP”，但它还是社会主义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是“文学”的一部分，它就不只是消费品。在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建设文化强国这一新的时代使命中，网络文学该如何理解和实现自身的价值承载，是一个关乎全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大问题。

与主流价值对话，担负文化责任

由于要满足即时性的阅读需求，网络文学通过与社会主流价值和大众情感的对话来回应时代召唤，成为大众流行文化的晴雨表和风向标。

今年4月，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发布了2023年度“中国网络文学影响力榜”，“网络小说榜”十部上榜作品映射出与时代生活的紧密关系。占比半数的现实题材作品既有对普通百姓的烟火日常和社会重大战略工程的全景式描摹，也不乏对现实和未来的想象，以新颖的故事展现了中国发展的生动图景。

《沪上烟火》(大姑娘)被称作“网络文学版”的《繁花》，用上海方言从上世纪80年代的弄堂生活讲起，写出了普通人在时代巨变中的挣扎与坚韧。男主播潘逸年投身改革大潮，锤炼出宽阔的视野和坚强的毅力；女主播林玉宝以回沪知青的身份深入石库门，体验社会变迁。他们的真实经历和追求正是历史变迁和时代精神的真实写照。《鲲鹏》(月影风华)以我国自主研发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为主线，讲述了新时代里的航空人发扬老一辈开拓创新、严谨务实的精神，十年磨一剑，攻坚克难勇攀科技和制造业高峰的精彩故事。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审美再造是另一个重要的选材和主题方向。上榜作品中，《洛九针》(希行)以架空叙事讲述了墨门后代洛七继承师姐洛九针的身份、灵魂和技艺，在江湖中重聚门派，化敌为友，并献出墨门技艺造福天下的故事。小说中的墨门有着历史上墨家学派的影子，洛九针高超的刺绣和制造水牛流马的技艺以及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都显示出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质。《逍遥异仙》(狐尾的笔)中的主角李火旺在现实世界中被诊断为精神病，但当他穿越到一个诡异修仙世界后，不得不在危机四伏的生存环境中修炼，通过让自己变得强大而求得生存的权利。角色身份、修炼体系、技能与物品等均带有中华传统文化烙印，使小说呈现出鲜明的东方玄幻风格。

这些作品的故事和主题，深深地嵌入了巩固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凝聚力的总体性目标之中，而这些目标是新时代的社会主流叙事。网络文学诞生30多年来，在题材、类型和表达方式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传统”，但不同代际的写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这个“小传统”，还主动融入了中华文化的“大传统”中来，以强大的社会影响力承担起了彰显文学身份、践行文化使命的重大责任。

首先是文艺作品，然后才是文化产品

与时代同频共振一直是网络文学的基本伦理。痞子蔡的《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和今何在的《悟空传》是网络文学诞生初期的代表作，后期的影视、游戏等的产业化开发也获得了巨大成功。比起商业化之后的作品，其叙事的类型化、消费性倾向并不明显，最突出的特征反而是运用充满网络特点的表达方式反映网络生活中的情感和精神。

互联网恋情是《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主要情节，男主痞子蔡在BBS上的留言引起了女主轻舞飞扬的注意，他们很快陷入网恋之中，而室友则警告他说不可深入，因为网上的感情是虚幻的。但他坚信自己遇到了真爱。当他们“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发生不久，轻舞飞扬却因病离世。回味这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男主爱情困境、网恋的发生及其交往方式以及他人的态度等都指向了网络对人的影响。小说情

节看似简单，但从开始的戏谑到结尾的真挚，虚拟世界里的情感映照出的仍然是人性深处永恒的真实底色。

《悟空传》的文本绝大部分内容是角色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表达方式深受网络社交媒体特别是聊天工具的影响。小说以同人文的形式重构了《西游记》中的故事，猪八戒、孙悟空、唐僧各自的感情经历成了小说的主线。与原作中脸谱化的角色不同，今何在笔下的形象通过复杂而又矛盾的行动展示了人物的丰富性格，“超越了原有形象阐释框架和解释规范”。而孙悟空等角色作为悲剧英雄与威权的命运抗争，以及为了追求爱情而与现实的博弈，都与网络的自由和叛逆一脉相承。

由此可见，网络文学虽以互联网为媒介，但却不能被机械地归结为是技术的产物，网络时代的社会生活才是根本源泉。文化是讨论网络文学的基本语境，文化属性也是网络文学的基本属性。

2015年后，网络文学成为泛娱乐产业最大的IP源头，《步步惊心》《甄嬛传》《大江大河》等一大批由网络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走红荧屏，表面上看是传奇性的故事情节或者曲折复杂的人物命运产生了市场吸引力，但认真分析，所有“爆款”作品都是能够让观众共情的佳作。说穿了，无论何种题材、采用了何种“金手指”，一部网络小说只有通过表达人的思想情感而成为文学作品之后，才有可能成为文化产品。这是网络文学作为文化生产最大的要义——尽管网络作家自称为“码农”“键盘侠”，但首先是“文化人”。

产业性来自于文学的大众化

从接受层面看，网络文学的兴盛是文学大众化的结果。商业性并非网络文学的内在属性，故事本身并不直接产生经济价值，只有当用户群体达到足够规模形成消费市场，才会具有产业性。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文学通过特意选择题材和改造叙事方式，尽可能多地吸引读者，间接实现培育市场的目的。

寻找适合网络时代阅读需求的内容和方法，是网络文学异军突起的关键。这其中包括强调故事性、连载发表、创设沉浸式情境，以及书写关于普通人情感欲求的内容和主题等。在此基础上，通过改变故事形态和叙事方式以适应不同媒介的传播，实现了接受群体最大化，从而扩大了市场规模。

以《我们生活在南京》为例，小说在现实和未来两个时间位面上展开故事，通过“男女主角如何克服时空冲突”这个带有悬疑性的情节设定，将读者牢牢吸附在近10个月的连载过程中。白杨接收到半夏的信号后，起初出于好奇，后来定时的电台呼叫和等待已经成为二人之间的默契与期盼。二人的感情和命运如何发展？读者读完一章后立刻想读下一章。同时，许多读者通过“本章说”讨论情节，表达内心的看法和感受，由此创造了一个以作品及其人物为中心的命运共同体，使读者也仿佛成了“书中人”。

网络文学读者广泛、群体庞大，缘于题材内容和叙事手法引起了大众的兴趣。从大众文学的消遣功能来看，获得“快感”和“爽感”似乎是读者阅读的主观目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认定网络文学只供读者玩乐，进而忽略其传播人文价值的作用。这是由叙事的本质所决定的。无论是文学叙事还是社会叙事，其终极目的并非为了讲故事、说事件，而是为了制造和生产意义。尽管网络小说以故事为主体，但叙事并不等同于故事的全部，而是为了向读者传递某种观念。

《我们生活在南京》用大量篇幅描写埋置和递送时间胶囊，探索实现“时光慢递”的条件等情节，但在讲述之中始终隐藏着“一个强大的动力，即为了抚慰半夏的精神，帮助她解决困难。特别是当白杨知道她身在20年后自己所在的这间房子里，使用着一台无线电台，内心顿生出复杂情感。将此与半夏作为未来世界最后一个人类的身份相联系，她被塑造为一个拯救人类的神话的英雄，小说还具有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这一重大社会意义。

由于对人文价值的传递溶解在了娱乐性之中，网络文学对读者的影响更具隐蔽性，春风化雨、潜移默化特性更明显，“说教”的成分更少。我们可以明确，“快感”和“爽感”体验既是读者的阅读需求，更是价值和意义的载体。有学者因此将“寓教于乐”看作评价网络文学的重要标准(马季)，是十分科学和准确的观点。

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有差异，但是二者仍然共用文学的本质，我们已经在精品佳作中看到了融合的趋势，优秀的作品同时兼具文学性和消费性。在新的历史时期，网络文学被赋予了新的文化使命，到了光明正大地亮明文化身份、承担文化责任的时候了。

(作者为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员会委员、河北网络作协副主席)



▲图从左至右分别为根据小说《沪上烟火》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概念海报，根据小说《我们生活在南京》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概念海报，根据《大江大河》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海报。

微短剧亟待突破情绪价值的自限性

许苗苗

微短剧是年内网络文艺领域的热点。人们一方面担忧其造成娱乐降质和民众降智，一方面又为“夸张狗血反转”而欲罢不能。在碎片时间的冲击之下，要求剧集“精益求精”是否过于苛刻？半真半假的表达中，负面情绪是获得疏解还是加倍淤积？夸张戏谑的剧情是逃离现实的路径，还是改变现实的动力？一切尚无定论，毕竟作为网络新文艺形式，微短剧的生命之路也才刚刚开始。

神反转和无反转

说起网络微短剧的妙处，最令人称道的就是出其不意“神反转”——每一幕收尾之处，就会有预示重大转折的新线索出现。实际上，这些所谓的“反转”是一种错觉，它们之所以给人快感，恰恰在于已经事先得到的“不反转”，即主角不死、诡计必败、废柴必逆袭、真爱永无敌的确定性结局。

可见，追求所谓“神反转”并非希望剧情发展超乎预期，而是在线索简单、善恶分明、结局明朗的基础上增添趣味的手段。在具体叙事手法上，微短剧开局便抛出离谱的“大困境”调动观众好奇心，其后在几分之一集的进展中频繁抛出“小问题”让人们与角色发展同步。大困境以故事设定来应对，小问题则通过剧情发展去解决。

如《我在80年代当后妈》(以下简称《后妈》)中，初始大困境是嫁给不认识的离异带娃“老男人”，应对的故事设定则是“老男人”正值“30一枝花”，帅气温柔多金纯粹；又如《招惹》的大困境是姨丈和大叔之间违背伦理的欠薪、失业、无房等小问题均交由隐晦身份的闪婚大佬默默解决。

不难发觉，以往受推崇的文艺作品强调差异性，“影响的焦虑”困扰着最伟大的作者，他们竭尽全力走出前辈的阴影，逃避既定的结局；对普通观众来说，文艺欣赏是一个震惊和叹服于天才创造力的过程。而网络时代的文艺欣赏却奉行“总是套路得人心”，主流微短剧中人们观看前就已对主角必胜的预定结局心知肚明，儿戏式刁难和儿戏式应对支撑起以逗乐和持续观看为目的的剧情。当那些被夸张成天大的困难和死局在种种戏谑中轻易滑过时，微短剧才总算达到它不挑战脑力、无情感负担的纯娱乐目的。

当“好人”，做“坏事”

“移情”与“共通感”是文艺感染力的表现，而网络上的人们则更偏爱“代入”一词。无疑，比起无影无形的情感共通，更注重观者感受的“代入”标志着选择的主动权。能够被代入的角色，必然在形象、身份、感受和行动方面具备某种魅力，让人们相信代入其中就能更好地表达自我。

“好”是人们判断能否代入角色的基本前提，也是微短剧集出发点和走向。无反转的主角必胜原则保障了故事的“好结局”；而无论观众年龄构成如何，对“好身体”的追求总能通过屏幕上光滑平整的面孔展现；否极泰来、逢凶化吉、扮猪吃老虎则是凸显“好运气”必不可少的调剂。

剧情千差万别，“好”却不容争议，主角一旦坐实“好”身份，“做坏事”就有了充分的理由。如《深宅迷阶》里连环杀人的理由是亲人被害，《昨夜星辰又逢君》里铲除异己的理由是小人篡位，《裴总》里设计报复的理由是骗婚夺子等。戏剧需要冲突，主角只能是“好人”，一些微短剧通过让“好人”做“坏事”吸引目光。

夸张手法表现的暴力在微短剧中十分常见。与以往反派施暴不同，微短剧中的施暴者通常是“好人”。《后妈》里反派妹妹装可怜说“要不你打我一下吧”，刚穿越来的女主便立刻一个巴掌扇过去；《裴总》中恶势力每次都被拦下，而主角的飞踢和暴揍却弹无虚发。代入主角的观众们继承了加害者视角，在拳脚相向中爱憎分明地“教训坏人”。

赤裸裸的拜金被美化成角色真实、不装的表现。一方面，坏人必然见财起意、仗势欺人；另一方面，主角不仅不差钱，还能对贪财的“坏人”实现金钱碾压。《后妈》中，听说男主是“万元户”后女主一口答应结婚了；《裴总》里，女主最初只是售货员，但霸总一个电话就让老板跪求她“屈就”高薪设计师职位。

这种看似反对不公、实则认同“钞能力”，在现实中手无缚鸡之力却梦想成为加害者的态度，在微短剧的受众中十分常见。好人主角们从最初受辱痛恨坏人，进化为决心复仇学习坏人，再到实施报复成为坏人的过程，让恶扬善变成了弱肉强食。也正因此，微短剧爆火令人喜忧参半。它的成功离不开对受众情绪的敏锐体察和精准把握。然而，如果放任这种自认“好”而实践“坏”的代入心理，则意味着市场收入越丰厚，社会影响就越恶劣。

从逃离现实到创造现实

与以往文艺反映现实、影响现实不同，微短剧借助夸张的艺术手法和漫画式的镜头语言，停留在个体情绪和单纯娱乐领域，呈现出明显的逃离现实的意图，而这与当代青年文化中的一些倾向脱不开关系。

仍以微短剧的暴力表现为例，打骂往往由漂亮女主完成。由于通常认知中女性伤害性弱，暴力被转化为解气的符号性行为；而男性暴力则因近于真实而受限制。因此，微短剧男主通常显得彬彬有礼甚至木讷懦弱，女性则在两性关系和执行力方面都显得积极主动。

剧中金钱动辄上亿、主角好运逆天的表现，同样因过度夸张而表明了纯娱乐立场。剧集被用作生活的梦想式补偿，没有人乐意看到自身代入的角色抑郁至死，但也没有人相信并按照微短剧逻辑生活，过度的好运和畅快的宣泄是现实中委曲求全之后的精神放任。

心灵慰藉是文艺的功能之一，白日梦确有安抚作用。以往影视剧是多方投入的集体成果，编导演的协作中和了单一偏执，虽难免有狗血剧情和“大团圆”结局，但在多元受众中广泛流行的仍是艺术水准高的作品。网络时代文艺创作和投放产生变化，个人终端精准捕捉用户焦虑点，并提供与之相匹配的轻量化作品。那些撕破脸皮、放大欲望、将白日梦作为方法的剧集，通过否定真情、努力和美好品质，在所谓真的掩饰下张扬着丑的实质。人们点开的不再只是媒体内容，而是精神欠缺的代餐、焦虑气愤的解药。

借助神反转和代入感展开的幻想性补偿中，看似提供宣泄，实际则激化矛盾；看似指出现实困境，实际却用金钱、穿越等手段玩赏式地逃避现实。由于微短剧明显的碎片化和娱乐性，它理所当然地回避了反映现实的职责。在其显而易见的虚构情节中，一方面是对夸张、狗血和庸俗的认同与信服，一方面又可能解读出对不公的不服和对强权的不屑。人们的观看情绪似真似假，批评态度半推半让，在暧昧姿态中完成信服、认同和自我标榜的象征性挑战。

作为新兴网络文艺形态，微短剧尚未充分发育，初期有限的剧集难免存在题材重复、良莠不齐的问题。但在指出其当前存在的问题之后，我们也不应否认网络文艺的强大生产潜能。存在的问题的并不是某几部剧集或文艺形式本身，而是呈现问题的角度和对社会的认识深度。实际上，微短剧和诸多网络文艺不仅有能力造梦逃离现实，更有能力圆梦创造现实。如何突破情绪价值的自限性，理解并善用媒介优势，充分发挥文艺的正向精神力量，恰是今后微短剧发展的重点。

互联网为文艺提供新空间，网文、网剧、短视频等也都曾遇上“粗制滥造”“缺乏逻辑”“远离现实”的批评。类似批评以印刷文学和影视剧为参照，而新媒体文艺受市场需求、制作周期、更新速度等限制，许多方面无法与传统文艺相比，但也切实起到丰富大众娱乐、带动风格差异的作用。因此，如何鼓励文艺结合新技术、利用新手法、创作新作品才是关键。如能充分利用网络文艺在挖掘受众兴趣、掌握情绪节奏方面的经验，必然能够拓展创作空间，丰富作品面貌，进而达到促使网络文艺整体蓬勃向好的目标。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